

第三十六回 探親知真心勸豪傑 謁相國要語授英才

卻說岑公子僕自江浦下船，一路無話，直至臺莊登陸，僱了一輛大車竟投沂水縣尚義村來。此時正是臘月初旬，雨雪載道，路上好生難走。這日到得村中，已是傍晚時候。至蔣府門首，門庭如故，寒暑倏更。岑生下車整衣進得門來，見那老家人在門房內嚮火，一見岑生便道：“岑相公來了！”即連忙往裏通報，岑生也隨後進來。到得廳堂，蔣公笑迎出來道：“賢侄為何衝寒而至？”岑生一揖後即道：“且見過叔祖母，慢慢告稟。”因即同到上房來。此時老太太與大娘子都出房來，岑生一一拜見過，並敘述老母記念請安。蔣公即道：“我這裏自從蔣貴回來，見了你的書札纔知那侯巡按未曾離任，又將房屋封鎖，賢侄母子避居湖村，知房室又小，正值三伏炎天如何住得？我們甚是記念。且賢倒又失此一科，愈令人惱悶。後來打聽這對頭已去，料想賢侄必然進場，及看題名錄又不見賢侄的名字，究竟赴考不曾？”岑生見說，笑道：“原來老叔這裏不知。”蔣公道：“僻居鄉間，又不看邸報，外省之事如何得知？”岑生因將別後赴考、遇親之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，喜得蔣公掀髯鼓掌，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奇事，奇事！不意半年之間竟有這許多事，你如何不早寄一個喜信來？也叫我們早些歡喜。今日若非賢侄到此，還如夢夢。”

當下說話時，蔣貴已將車上行行李搬進書房，車輛牲口安頓後槽。蔣老太太婆媳聽了，俱各歡喜不盡。大娘子道：“大相公完了姻又做了官，真是重重喜慶。”蔣老婆婆道：“這做官做吏是他讀書人的本等，不足為奇。這得遇表妹，又成了親事，真是意想不到的喜事。也難為你那岳父母一片好心，買來肯當女兒看待。想你母親也不知怎樣歡喜了！”大娘子道：“梅姑娘算來今年也是十八歲，自然長得一發標緻了。”岑生道：“他再三叫在婆婆、姆姆面前上福請安，提起這裏從前恩義，便常常落淚。”老婆婆道：“也難得他不忘舊好。”大娘子又問：“如今劉三相公與雪姑娘那邊不知可有信麼？”岑生道：“祇因這幾個月事務多端，小侄在家時無多，況江西道路迢隔又無使人，連老叔的這封信也不能寄去。小侄回去時即先到許老伯那邊打聽，問著一個鄰居老者，方知劉三哥上年也到過那裏，曾留下一封書託緊鄰周老人寄來，不料這周老人隨即病故，這封書也就遺失，不知下落，因此南北信息不通。”說話時，小相公從學裏回來，見了岑生打恭跪拜，因問：“哥哥為甚不同了我們來？”岑生扶起道：“小弟弟越發知禮了。”因道：“你姆姆記念得你緊，叫我帶了兩個綾子來與你做衣服穿。”小相公道：“我也記念姆姆，祇是沒東西送他。”大娘子笑道：“姆姆也不稀罕你送東西。”岑生因問：“蘇家妹妹如何不見？”大娘子笑道：“他在房裏聽你說話哩！”因即叫出來與岑公子見了禮，因問乾娘康健，岑生道：“母親甚健，時常記念賢妹，叫我問好。”

這時蔣公已吩咐收拾便飯，就在上房明間坐下。王樸也進來磕了頭，這邊蔣貴、元兒等都來與岑公子磕頭請安畢。蔣公因天氣寒冷，先叫元兒斟上酒來，蔣公父子相陪老婆婆與大娘子俱在傍邊坐著說話。蔣公道：“賢侄雖不曾中式，如今卻勝如中式多矣！祇是在京作官又要與那對頭相遇。”岑生道：“老叔不知，這人又出來做了登萊巡道，偏偏丈人又在他屬下，恐知情遷怒，真是一樁可慮之事。今晚小侄修下一封書，託老叔覓便寄去更好，不然專差前去亦可，祇不知此去登州寧海有多少路程？”蔣公道：“此去登州約有一千餘里，這書卻不難寄去，我與本省提塘最相好，託他從塘報上打去，數日便可到了。”岑生道：“這卻甚好。”飲酒之間，岑生因問：“不知老叔幾時進京？”蔣公道：“且不必言，待賢侄榮陞大位，我再出去未遲。”岑生道：“老叔何出此言？小侄此來實是要請老叔一同進都。”蔣公笑道：“尚有兩個多月，再作商量。”岑生因說起：“見操江程公時，小侄曾備說老叔的英雄，程公十分讚歎，再三叮囑小侄勸駕。”因又將劉雲江岸遇盜卻得殷勇相救一段原由說來，大家十分歡喜道：“天南地北，偏有這般湊巧的事。”蔣公道：“劉賢侄眼力果然不錯，因想當日與他萍水相逢便成結義，卻如何想到日後就救了他哥子；這殷兄也不想就因此得了功名；可見凡事皆有定數。因想當日點石禪師曾說他‘令兄有難，得遇救星’，如今這話已是應了。”岑生道：“老叔既信服禪師，獨不記得與老叔說的言語？”蔣公道：“且自由他。”岑生道：“老叔若真正不行，不是小侄狂言，到都適遇機會，決不使老叔英雄埋沒。”蔣公道：“賢侄勿存此念，我其實無意於此。且等你兄弟大來，你照管成全他罷！”岑生說來說去，蔣公祇不點頭，岑生因對老婆婆道：“你老人家若勸一勸，老叔無不遵依。此番若會試不上，侄孫以後就不再相勸了。”老婆婆道：“他太約是因為我有了年紀，你兄弟又小，家中沒人料理，因此無心去會試。如今大相公這等苦勸，同去走一道也罷。”蔣公笑道：“縱然要去，不但家事要料理料理，且還要在本縣起文，到院領咨，耽擱時日。賢侄卻不能久待，且請先發，我到正月望後起身亦不為遲。”當下蔣公叫取大杯對飲，直到起更後纔散。

回書房，岑生就於燈下寫了一封書，封好纔睡。次日一早起來，取出送蔣公的兩匹貢緞、兩匹縐紗，老婆婆、大孀子俱是一套緞子裙襖，小相公是兩匹色綾，蘇小姐是大紅縐細襖料一端、水綠裙綾一匹，親自抱了進來，道：“這是母親送的。”此時老婆婆尚未起來，蔣公夫婦道：“如何又要賢母子費心！”岑生道：“不過千里鵝毛之意，值得甚麼？”蔣大娘子笑道：“姆姆送的，諒來都是要收的了。”因叫丫頭都搬進房去。岑生道：“小侄今日就先起身，明年正月當在都門專候。”蔣公笑道：“直如此緊急，我已吩咐車上包他幾天草料，賢侄縱不能久停也當屈留三日。”岑生道：“老叔吩咐，敢不從命？

祇因歲內為日無幾，且雨雪泥濘，祇好

破站而走，須趕封篆前到得都門纔好。”蔣公道：“既如此，祇留今日罷了。”岑生不敢再辭。當日叔侄談說往事，如同昨日。午間設席相待，正是歡娛日短，不覺又過了一天。晚間蔣公送了二十兩贖儀，岑生推脫不得祇得拜領，又賞了王樸二兩銀子。

次日一早，行李俱已裝好，岑生將書交與蔣公，又再三相訂：“正月下旬在都準候。”蔣公點頭笑應，又將大杯勸了岑生幾杯，以解早寒，因道：“都門寒冷更甚，且內閣值班俱在五鼓以前，賢侄切須保重身體為要。”岑生領命，當下一一拜別。蔣公一直送出村口，看岑生上車而去。這邊蔣公將所留之書即日加封，著蔣貴送與提塘轉寄寧海不提。

卻說岑生僕二人一路逢村過鎮，人煙輻輳。正是：荷擔攜筐人絡繹，想因都為過年忙。祇為道路難行，直至臘月二十日纔進都門。暫在客店卸了行李，打發了車腳，就命王樸打聽閣部程公的寓處，卻在東華門外居住。因備下手本，將操江府報並咨文安放一處。

次日一早，整頓衣巾，留王樸守寓，僱了一輛轎車，徑投程公寓所來。到得相府門首，見有許多官吏伺候稟見。岑生下得車來，就有值班人役過來查問。岑生道：“有江南少老爺那邊府報，要稟見相公當面投遞的。”因將手本交與班役。這班役聽說是少老爺處來的，即便傳稟進去。原來程公朝罷纔回，在書房少歇，稟見官吏尚未傳見。掌家先將岑生手本傳進。程公接來，看畢，道：“

再晚學生岑秀謹稟”。程公微笑道：“是他來了。”因問：“是冠帶來的，是巾服來的？”掌家道：“是巾服來的。”程公道：“請他進來。”掌家傳出：“有請！”

岑生即隨著進來，看見裏邊堂宇巍峨。轉過東側門，便是書廳。岑生見程相國在裏面站起身來，體貌魁梧，鬚髯蒼白、年及古稀，精神矍鑠，真是當朝宰輔、內閣儒臣。岑生上前參見，程公舉手著左右扶起命坐。岑生告坐，在下首用過茶。岑生將府報雙手送上，道：“這是老師那邊齎來的安稟。”程公接過，拆開看畢放在几上，道：“小兒前已有書到來，道及年兄大才，今在內閣辦事，正好借重匡勸。”岑生打一恭道：“再晚諸凡不諳，正要求太老師垂慈教導。”程公道：“咨文可曾投遞？”岑生道：“已帶在此，尚未投遞。”程公對掌家道：“你取我一個名帖，把咨文送到吏部常爺處，就煩知會禮部，以便明早隨班謝恩。”家人答應去了。程公道：“年兄來得恰好，明日正是新春，又值封印，皇上御文華殿受朝，你正好同選補官員列名謝恩。不知你冠帶可曾端正？”岑生道：“再晚昨日纔到，一切未曾制備。”程公道：“不難

，這冠帶、袍靴俱有現成制賣的。價值雖貴，物料精工，祇要揀身材相稱的購買，甚是容易。”因對掌家道：“岑爺初到京中道路生疏，你著班役去取幾套頂好的青袍銀帶、冠帽朝靴來試穿一穿，相稱的買一套就是了。”因對岑生道：“且請少坐，就在此便飯。”程公步出外常，吩咐傳外邊官吏進來，一一會話畢，隨進書房來坐下。因道：“明日五鼓前，同選補各官在朝房演禮，若祇在午門謝恩便無事了。但你是特授人員，恐皇上一時要召見，須隨著禮部儀制官從容朝拜。倘有所問，奏對須要詳明。我看年兄器宇深沉，諒無差錯。祇是天威咫尺，初次朝見，未免耽心。”

說話時，外面已取了幾套冠帶袍服進來，岑生試了一套合式的，道：“不知該多少價值？明日好取來還他。”掌家道：“叫他外邊開價值進來，諒也不敢多開。”將不用的仍退了出去。程公因問：“如今寓所在何處？”岑生道：“暫住客店，相離甚遠，正要尋一個寓所。”程公道：“內閣辦事，不便離遠，須在左近纔好。”因問家人，“附近可有房屋？”家人稟道：“這左側卻有一所現成房屋，原是御史金爺住的，如今金爺放了外任搬去不久，房間甚是雅緻。岑爺若要賃住，倒是極便的。”程公道：“你少刻就領岑爺去看一看，若合式就賃下了，早晚相見到也近便。要用家什，這裏暫取去使用，慢慢再置。”當下就留岑生便飯，座間又教導了許多內閣的禮數，因道：“年兄才學雖富，但這制誥體格必須經練，閣中現有成卷可以查看，庶一時應詔，不致倉卒。”岑生道：“自當謹遵採習。”當即用畢飯，又坐話移時。程公見岑生應對如流，且從容閑雅，心內甚喜。當下岑生告辭起身，就有兩個長班伺候，將所制冠帶靴袍包袱停當，安放在車。程公道：“明日五鼓前須在朝房伺候，不可遲誤。”又送了幾步，因著家人就同去觀看房屋。

這家人就一同出來，岑生道：“著實有煩，容當後謝。”這家人道：“岑爺是少老爺那邊來的，不比別位，理當伺候。”一面說話，已到了這賃房門首。卻離相府不過數武，臨街一座牆門，裏邊倒坐二間，中間一個院子，左邊兩間廂房，正面客位三間；後邊又是一個院子，正屋三間，左右廂房各二間；後邊還有一個空院，幾間下房，足夠居住。說定了每年房金十六兩，四季交付。岑生就著一個長班在這裏管理裱糊糖粉。當下謝別了家人，一個長班跟著，坐車回到店中，料理齊備，早早安歇。

到四鼓，即起來盥洗，整肅冠帶，長班跟隨到便門外下車，徑往朝房中來。此時選補各官將次到齊，一同演禮，伺候謝恩。原來那吏部接著

咨文，又是內閣相託，不敢遲延，即發與文選司官知會禮部。這岑秀是特授人員，因列在本日謝恩各官聯名單之首，雖是遵循成例，若非相國吹噓，那吏、禮二部投咨引見未免要費許多周折。正是：

不因黃卷經三試，安得青雲到九重？不知岑生如何引見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回是為蔣公將次出頭，岑生從茲進步，祇算一過文耳，然寫蔣公母子，夫妻，卻是一段親親至誼，寫程公便是一種宰臣氣象，各人言語，各人身份，寫來無一毫差錯。真是才思吐出胸中鳳，字句旋生筆上花。